



雁丘词：千古悲情嗣响不绝

张六金

金元文宗元好问的一首《摸鱼儿·雁丘词》在咏叹忠贞爱情的文学篇章中，被誉为千古绝唱！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问世以来嗣响连连。

其词云：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此词以诘问起调，劈空而来，贵在突兀笼罩，随之以雁拟人，咏痴情贞雁，意在称道世间情痴儿女，讴歌人世忠贞不渝之爱，物人浑融，貌异神似。其下片笔势宕开，怀古伤今，暗用汉武帝《秋风辞》，亦化用《楚辞》中《招魂》《山鬼》意境，描绘出汾水一带箫鼓绝唱、荒烟弥漫的凄冷景色，实乃北方故土经战争劫掠后真实面貌的写照。词人在痛悼贞雁之时，亦有对殉国之士的缅怀，及对死于战乱中故乡父老的追念。全词写情真切清畅，温婉蕴藉。可谓借物兴感，寄言极深。

这首名篇自问世后，不但至今传诵不绝，而且在历代文坛上被广泛引用、演绎和改编成故事，其传播的覆盖面甚至大大超越了原词。尤其起首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句更是感天动地，凄美幽婉，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引用频率最高的古诗词名句。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这首词不但一再被引用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还被一些影视剧、舞剧等艺术门类的编导所青睐，并屡次引申改编，搬上舞台与荧屏。下面就笔者所知一一列出。

“问情句”嵌入电视剧片头曲

《梅花三弄》是电视连续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编曲。歌词云：

红尘自有痴情人，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销魂梅花三弄！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

其歌词中的五六句就引用了遗山先生的这两句词。这首缠绵悱恻的歌曲由著名歌手姜育恒演唱后，曾

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的心潮跌宕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这首歌也成为那个时段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电视剧再现殉情故事

国学大师、著名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剧本中也写过这样一段故事：男主角郭靖养了两只雕，在一场打斗中一只雕意外受伤而死，另外一只不愿独活，便坠地自杀殉情。这段深入人心的情节设置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的来源和典故在历史上都有迹可循，其原始版本便来自于遗山先生。

植入历史武侠小说情节中

《雁丘词》是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方颐家。本书是一部历史武侠言情小说，叙述了南宋开禧时，辛弃疾的关门弟子赵从美与三个不同民族姑娘之间所产生的凄迷动人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一系列传奇性的描述，讴歌了人类社会的真善美，揭示了在英雄气与儿女情交织，民族仇与人性美碰撞时爱情的伟大力量，由此印证了元好问的千古绝唱“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文笔优美动人，极具欣赏价值。本书于2002年在泰国《中华日报》上全篇连载，引起很大反响，是当时武侠小说中难得的佳作。

《雁丘词》舞剧搬上舞台

2015年由我省国家一级编剧喻荣军改编的《雁丘词》舞剧搬上舞台，于当年7月11日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这部舞剧由太原舞蹈团排演，国际团队与本土演员相结合，用大型现代舞的形式演绎元好问笔下的《雁丘词》。

该剧通过大篇幅的舞台布景、科技声光以及投影技术，营造具有久远年代感的自然景致，衬托大雁殉情的凄苦。剧中还增添了雁与雁、雁与人之间的浓厚情感，以此赋予它们比翼双飞恰似世间夫妻相爱的理想色彩。

寓言故事诗集《雁丘词》出版

2017年5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陕西安康女作家徐履满的《雁丘词》一书。全书以金元著名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先生的《摸鱼儿·雁丘词》为主要线索，将118首诗歌改编成寓言故事。采取含有古韵的现代诗写法，驰骋丰富的想象，以充满悲剧气氛的环境烘托，塑造了忠于爱情、生死相许、单纯、善良、勇敢、富有同情心的大雁的艺术形象，抒写了一曲凄婉缠绵的爱情悲剧，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纵观历史上，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各有千秋，先贤元好问却用大雁的爱来证明，在他眼中痴情的一双大雁竟比人间痴情儿女更加痴情！

连载

何其有幸，我就生长在这一个汾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圈的小镇，在与汾河并行的同蒲铁路旁边的一个小村落里长大。古来人类逐水草而居，汾河的一条无名支流从几个小村庄之间蜿蜒而过，形成山水林田湖草天然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两岸到处是鸟雀、昆虫、鱼虾天堂的湿地，湿地上遍布高大茂密的皂角树，高大浓密的树冠遮蔽着，看不出起起伏伏的坡岸上还隐藏着村落人家。夏季，河水温暖透明，我们一帮光着屁股的男娃们在水里钻进钻出摸鱼捉虾，说说笑笑的婶子大娘们蹲在小河边洗衣裳，她们将粗布织物铺展在平整的青石上，捞一块捣烂泡好的干皂角扔到上面，用手心按紧了猛搓，搓出厚厚的泡沫，直到沫子涂抹均匀了，再把衣物折叠起来，抡起棒槌一顿猛砸。水面

波光潋滟，在她们的脸上、衣裳上晃动着光斑。她们东家长西家短说笑着砸好了洗物，抛到河水里，顺流冲得干干净净，于是喊来帮手合力拧干了，铺展到初生的野花杂草上，太阳晒着，小风拂着，不消片刻就晾干了，闻一闻，有阳光和皂角双重的芳香。这皂角，比猪油胰子好用好闻，女人家都爱用。这就是我记忆中美好的汾河岸边的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色和生活环境了。

汾河流域自古生态环境甚佳，山清水秀，植被丰茂，柳宗元《晋问》中记：“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为宫室求大木者，天下皆归焉。”两岸奇花异草、佳木奇材漫山遍野，而也正是因珍奇而招祸。汾河流域生态的破坏自唐中叶始。中唐大举营造官室殿宇，把秦岭、陇山一带的树木都砍伐殆尽，“近山无巨木，求之



■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9
李骏虎著

胜间”（《新唐书·裴延龄传》），因为山西与京都一河之隔，渭水、黄河、汾水漕运便利，吕梁山便成为采伐木材的重点区域。宋真宗时更是大兴土木，仅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在山西岚县、离石、汾阳一带采伐柏木的伐木工就

雁丘园联想②

元好问诗咏晋祠

文/图 狄瑞

“石磴云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瑶叠懿通悬瓮，白玉双龙掣迅霆。地脉何尝间今昔，尾闾真解泄沧溟。乾坤一雨兵尘了，好就川妃问乞灵。”这首诗是金元著名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先生写的一首咏晋祠七律诗。当时的背景是蒙古军侵入他的家乡秀容（今忻州），正当青年的他携家人避乱南逃。路过太原时，诗人登临悬瓮山，俯瞰晋水，观瞻晋祠，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晋溪》。

“石磴云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层层石阶路和烟岚萦绕的松林好像美妙的画屏一样，两岸的花草烘托着玲珑的亭子。

首联从浅淡着笔，有山光水色，有青磴细路，有浓松云崖，有繁花绿草，更有烘托而出的幽幽憩亭。疏密相间，层次错落，勾勒出一幅淡雅明净的山水风光图。

“青瑶叠懿通悬瓮，白玉双龙掣迅霆。”青石砌成的小径一直通到悬瓮山巅，两道玉龙般的泉水风掣雷鸣般地一泻而下。

领联的视角由整体到局部，引导人们顺着长满青草的石砌小径延上悬瓮山，聚焦在本诗的主景——晋溪源头：但见两股清泉从岩间喷射而出，玉龙翻滚、疾飞如电地来到人们眼前，使画面突而由静转动，焕出激荡人心的动态之美，显现出充满活泼而旺盛的生命力。

“地脉何尝间今昔，尾闾真解泄沧溟。”古往今来，地下水何曾断流过？沧海真的能容纳不息的奔流。

颈联中，诗人由喷涌的泉水汇作奔溪而直向尾闾泄去的自然规律，感慨地道出：国脉如何也能像地脉这样长流不息啊。

“乾坤一雨兵尘了，好就川妃问乞灵。”我向水母求乞，你降一场甘霖浇息遍地的兵尘，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吧！

然而，现实中的江山已经在分离，在破碎，昔日安定的国土上已是烽烟不绝、警传不已，诗人的理想恐难实现了。当着国运临危、百姓临难的局面，诗人在尾联中直接喊出：“乾坤一雨兵尘了”的呼声，乞求晋水女神速降异常大雨，涤尽世间一切埃尘，为即将崩

析的国家和罹难的百姓送来一场好运吧！字里行间，诗人借助浪漫的想象，将自己那一腔忧国忧民之情表达尽致，使全诗顿时明亮起来。

这首诗除了布局巧妙，融情于景之外，还值得一道的是全诗不着色而显色、不浓笔而重彩的表现手法。诗中只用“石磴”“云松”描摹远景，用“岸花”“汀草”和“江亭”点缀近景，毫无色彩渲染却使人感受到晋溪周围的浓彩纷呈。尾联中则只用一雨浥尘的意象，喷涌出一股激人心魄、催人共鸣的忧民爱国情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到的大手笔。

先生这首吟咏晋祠的诗，数百年来流传在三晋文人墨客之间。当代著名书法家袁旭临先生非常喜爱这首诗，他以工楷之笔，虔诚之心，书写下这首《晋溪》，后经石工镌刻在碑版上立于晋祠难老泉碑廊。这通碑的尺寸为132×41厘米，至今保存完好。游人至此既能欣赏到先贤元好问先生的诗篇，同时也能欣赏到当代书法家袁旭临先生的书艺。

